

桃之天天

桃花上仙难逃

懒小水 / 著



辣油~小妖妖子
修大款玩鞋
仙凡两界



Vs

现世狗腿桃花妖
温柔邪魅帅神仙

再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修仙绝美爱恋

2012年

《桃之天天》年度力荐
最啼笑皆非的
仙侠奇缘

横扫网络
500万点击率！

【小说阅读网】
古言仙侠大神
懒小水 绝美巨制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桃花任易躲 上仙难逮

懒小水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懒小水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易躲, 上仙难逮 / 懒小水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313-4178-9

I. ①桃… II. ①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393 号

桃花易躲, 上仙难逮

责任编辑 王晓娣
责任校对 陈 杰
装帧设计 尚 洁 姚 洁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冯 娟 刘思月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405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4178-9

定价: 22.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2755886



楔子

漫天的白雾缭绕中，她在一片迷茫陌生的地方摸索着，一直前行。

不知道要寻找什么，只是一直在云海中不停地走着，走着。

忽然一道光亮蓦地划破了迷漫的云雾，眼前现出了一棵参天古树。

微微仰头，她看见了一个人，一个被铁链困在古树顶梢的人。

她看不清他的面容，却能看见他那漆黑如墨玉般的发丝，即便受困于此，却仍透出一股说不出的优雅尊贵的气质。

微风拂过，吹动了一树的绿叶。

他缓缓仰起脸，似在感受着风的味道，俊目微闭，一双眼睛竟已失明了。

一片轻轻的沙沙声中，她听见了他清淡而轻柔的声音：“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吧？这样，如果有一天还可以重见光明，我希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你……”

.....

狂风掠过，眼前画面又是一变，她已置身在一片翻涌的云潮之中。

面前隐约可见前方高台之上立着两道模糊的身影，一道修长高贵，一道纤弱瘦小。

“你已渡过天劫自此列入仙籍，如今却又要舍弃仙缘，永生陷入轮回转世？”是清朗若风吟的男子的声音。

“仙界已无我所要追寻的东西，不如与他一道转世为人。”女子的声音轻淡而喑哑。

“为了他你甘愿永坠轮回？”

沉默。

女子忽然轻步上前，朝男子缓缓伸出手去，手中是一颗艳红透亮的珠子。

“我把我的心给你，你把我的爱还给我好不好？”

一阵耀眼的光闪过，艳红的珠子已化为精光飞入男子胸口，而女子则毫不犹豫地翻身跃下了高台。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桃之夭夭灼其华/001

穿越做了一棵树，成了一只妖已是足够打击她的，如今就连小屁孩都可以欺负到她头上，容浅觉得，她可以自我入道毁灭了。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都是那个所谓的九曜神君——离墨。

第二章 仙谷有女初长成/015

从婴儿长到五岁，为了重返现代，容浅施尽手段讨好离墨神君，却未料此神君极其腹黑，马屁没拍成，自己却一直被恶整。

第三章 同仇敌忾共患难/031

偷跑出谷玩一趟，却遇见那个曾经用道符制住她，折她枝又扯她花的臭屁小鬼！

什么叫冤家路窄？七年不见，再次碰头，居然又是这副光景！

第四章 险象环生诱君欢/047

离墨为了救容浅而受伤，容浅生怕回去后受到责难，想尽办法替他治好伤，却不知怎的又惹到了神君。

第五章 第一最好不相见/065

容浅以为她还算比较有耐性，可是在第五年桃花盛开的季节，仍旧没有见到离墨的身影时，她忽然有些倦了。

她自问素来还算比较洒脱，既然人家打算从今往后都不见她，那她也不会紧紧扒着不放，不如就这么放手好了。

第六章 冤家狭路又相逢/079

离谷出走，继九尾妖狐之后，容浅又好死不死地撞上了当年那牛鼻子凤狐，被收进了炼妖壶内饱受摧残与折磨。

第七章 一波未平浪又起/095

凤狐利用容浅找到九魅欲将其收服，却被容浅破坏，九魅逃走，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更可怕的妖物！

第八章 狐系书生情缘错/109

书生颜斐自称与知县千金温婉两情相悦，温婉却一直对凤狐有意，容浅觉得事有蹊跷，决定暗中查探。

第九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123

曾经的五年，她一直在等他，等到心灰意冷时，她选择了离开。

然而，再见到他，她仍旧忍不住欣喜，以为终究还是等到他了。

可是，他却又一次推开了她，让她去等别人。

第十章 似曾相识故人来/139

⑤ 温柔的笑意有如清风拂面，叫人从头到脚都神清气爽，每个毛孔都像熨过似的舒适服帖。

只是，这样的笑，为什么也会给她一丝熟悉的感觉呢？





第十一章 至深处无怨尤/155

世有无情人，却有痴情妖，用她千年的修为换得他短短几十年的性命，值得吗？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167

风狐拒婚，温婉愤恨之下加害容浅，却未料真相背后，竟是魔族在暗中操纵……

第十三章 自投罗网为哪般/181

容浅决意陪同风狐一同去寻找神器，却又再次栽入风狐的控制中。众人寻到深潭恶蛟，蛟龙逃走，意外遇到胧月族族长梨愁，得知崆峒印下落。

第十四章 为谁生死视等闲/199

容浅受魔族控制伤人，崆峒印被夺，胧月族结界被破，濒临死亡，容浅散去自身妖力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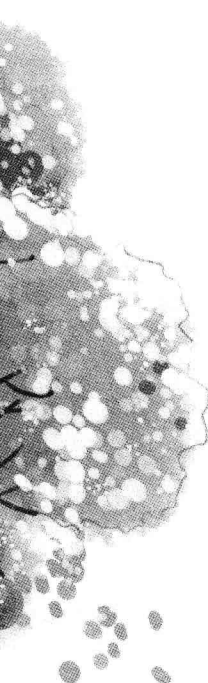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韶华尽付流年误/215

是她错了，错在她将他当成普通人，她以为曾经在一起的那十几年多多少少都该有些感情的，但是，他却没有，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愧疚与补偿，他是天界的九曜神君，他怎么可能会有普通人的感情？！

第十六章 惘然时分情已断/231

离墨的右手挟着灼目的青光击在了九魅的心口上，容浅一颗心猛然下坠，渐渐冰冷，满目的绝望。

她眼睁睁地看着九魅在自己面前缓缓倒下，只是惊恐地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



第十七章 千年一梦终需醒/245

容浅与凤孤抢到神农鼎回去山中欲救他师傅时，却发现全观弟子都被魔族所灭，而魔使朔风更称凤孤为魔君……

第十八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261

那个时候的她，并不知道，从她与离墨相遇的那一刻起，一切似乎已经注定。

两个人，一旦遇上，无论是一个时辰也好，一天也好，缘分就再也抹不掉了。

第十九章 多情却似总无情/275

容浅想，若是他肯点头的话，她会跟着他走，哪怕感情没有结果，她也愿意默默地陪着他。

是仙又如何，是妖又如何，不能走到永远又怎样？只要现在，现在还能在他的身边，这样就已足够。

第二十章 还君明珠绝君情/291

有时候，命运或许真的早已注定。

所以，注定她要见到紫狩，也注定了之后那永远不可逆转的错误和孽债。

第二十一章 落花时节又逢君/313

缘起缘灭，最终，却又回到了原点。

即使没有了前世记忆，即使失去了一颗心，她依然……再一次爱上了他。然后，再一次受伤。



第一章

桃之夭夭灼其华

穿越做了一棵树，成了一只妖已是定数
打击她的，如今却连小屁孩都可以欺负到她
头上，容浅觉得，她可以自取人道毁灭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都是那个所谓的九
曜神君——离墨。





1. 史上绝无仅有的穿越

心如刀绞一般疼痛难当，容浅痛叫着惊醒过来。

又是这个梦……

在很早以前偶尔也会做起这个梦，但自从穿越之后，这个梦更加频繁起来，简直就像梦魇一般不停地纠缠着她。

至今，她都未曾看清过梦里人的模样，也一直弄不清梦里的人究竟是谁？与她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一说起穿越，容浅便很消沉，忍不住一阵唉声叹气。

“每次回来都听见你在叹气，听得我的耳朵都要生趼了。”一道冷冷的声音忽然响起，一名清俊少年手持一个玉瓶缓步走了过来。

容浅看见他，没好气地开口：“你试试变成了一棵树被种在土里会不会有好心情！”

是的，她现在是一棵树，一棵栽在落仙谷里叫做容浅的桃花树。

大半个月了，她至今也没想通，不过就是在公园的桃花林里浪漫而又潇洒地同她的第十八任男友分了手，之后坐在那儿看桃花，看着看着，便莫名晕倒了，再醒来，就发现被人类开除了！

在刚发觉这个惊悚的事实时，容浅整整呆滞了三天都未能回过神来。

仔细想想，她也没犯过什么罪恶滔天的大错，唯一可能引起天理所不容的便是——

曾经有过的十八个男友都苦苦追求她，最终还是被她甩了，将对方的心彻底伤了个透凉，所以，她现在……算是罪有应得吗？

但，罚什么不好，偏要罚她做一棵树？！

被种在土里不能动弹也就罢了，可她想吃鸡腿，想穿漂亮的衣服，想上网继续玩魔兽争霸……但这些，如今永远与她绝缘了，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啊！

“我早已告诉过你，因你是从后世牵来的一缕魂魄，无处藏身，只得以太树为化身，待七七四十九日之后，便可修炼为人形。”少年拈着一条柳枝蘸了一些玉瓶中的甘露轻轻洒在了桃树的根底，甘露洒过之处，便有淡淡金光闪过。

容浅愣了一下：“你有告诉我？”

“第一天你醒来时，我便与你说过，但你神游太虚，完全听不见我说

话。”少年很鄙视地看着她，想起最初他因受命才难得耐心地向她解说了
一个时辰，她却一直不理不睬，半点反应也没有，着实让他恼怒。

容浅很努力地回想了一下，终于记起似乎真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很诚恳地道歉：“抱歉啊抱歉！我当时不是打击太大，精神受到摧残……”

少年的手微微一顿，抬眸看了容浅一眼，带着一丝鄙薄：“比起其他妖类，你整日不需要修炼，只是待在这儿白吃白喝，便可以修成人形，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不抱怨？由好好儿的一个现代女青年，被带到这里莫名地变成了一棵树，就算最后化为人形还是一只桃花妖！

容浅咬着牙，一字一顿：“那还真是有劳你每日浇树灌溉了。”

“知道便好。”少年轻哼一声，又随手洒了几滴甘露，“要知道，这可是天上难得的瑶池仙水，就算是离墨大人，也都费了许多心思才得到的，若非用它每日给你浇灌，你就是修上一百年也成不了人形。”

2. 踩着尾巴了

离墨大人——

听到这个名字，容浅顿时怒从心中起。

因为，正是这个所谓的离墨大人不知抽的哪门子风，将她的魂魄从现代弄了过来。

容浅十分怀疑她前世是不是挖了这位离墨大人的祖坟，还是杀了他全家，他如今才要这么恶整她，害得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当然，她至今都还未见过这位离墨大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个离墨大人将她的魂魄弄过来塞进了这棵桃树中后，不待她醒来给点交代便很不负责任地丢下她跑了，只派一名叫风音的少年每日来给她浇浇仙水，实在是很不厚道。

“真不明白离墨大人怎么会为你这样的人费如此多的心力。”面前少年还在自顾自地摇头叹息。

她并没有稀罕他这样的费心！

容浅勉强忍着心头怨气，很温柔地说了一句：“风音啊，你还这么年轻便如此唠叨，都快比得上那枝头乌鸦了。”

“啪——”一声脆响，也不见少年有什么动作，他手中的玉瓶便迅速裂开了一条细缝，而那柳枝在他手中被碾成了粉末，如烂泥一般落在了桃



树根上。

容浅不由得心惊肉跳。

当然，前提是，她得有心有肉。

看着少年骤然冷下来的眼神，容浅暗自后悔，怎么好像不小心踩着他的尾巴了？

容浅正忐忑时，少年却冷不防伸手折了根桃枝，冷冷地道：“不许再提乌鸦。”

容浅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折她的枝等于割她身上的肉，这厮的心未免也太狠了！

容浅忍着疼，没好气地说：“不提就不提，你跟乌鸦有仇不成？”

眼见少年沉着脸又要伸手，容浅忙摆了摆一树的枝叶，很狗腿地讨好道：“我错了，我错了还不成吗？风音你就饶过我吧！”

好树不跟恶少斗，待她有朝一日化为人形，再与他算这笔账也不迟。

容浅的忍耐力素来都很好。

少年面色这才稍缓，收回手拂袖便准备离开了。

“等等！”见他要去，容浅忙又叫住他，十分诚恳地陪着笑，“风音啊，难得你来一趟就多陪我一会儿，要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儿实在是闷得很！”

偌大一片桃花林，却了无人烟，身旁的桃花树都还未修炼到家，成不了妖，自然别提能开口说话，与她闲聊了。

“天上事务繁多，我可没这些闲工夫陪你。”少年很不近人情地拒绝，想了想，又道，“再过一个月到了开花的季节，便是你化为人形的时候，到时，离墨大人会亲自下界来助你。”

容浅怔了怔，继续沮丧。

还有一个月，不知道在那天到来之前，她会不会先闷死在这里！

3. 离墨大人不吃素

腾腾云烟，寂寂空庭，淡淡檀香缭绕中，一人静静坐于案前，发丝如墨，青衣如黛，丰神俊朗，此时右手拿着一把小刀，左手拿着一块桃木，正垂首细细雕刻着。

那块桃木已然雕刻成一个人形，从外形看来该是一位女子，但一张脸依旧平整，未曾雕出形貌。

“离墨大人。”一名清俊少年走进屋来，正是自下界归来的风音。

案前男子闻声微微抬起头，漂亮的双眸清澈如湖水，看见少年，轻轻笑了笑：“风音，你回来了。”

搁下手中木人，离墨站起身，掸了掸衣袖，问得有些漫不经心：“她怎么样？”

提起这个“她”，风音便没了好脸色：“还不是整日在那儿抱怨，一点也不曾体谅离墨大人的苦心。”

离墨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这也难怪她了，任谁遇到这种事也都会有怨气的。”

“可离墨大人也都是为了她好。”少年甚是不满，面上又多了一丝担忧，“而且，擅自将人魂魄自后世移来是犯了天规的，若是叫天帝知道……”

离墨摆了摆手，并不在意：“不必担心，天帝事务繁多，却也不会注意到这等琐事，若是能还了她的愿，替她续了这段缘便最好不过。”

何况，这本是他欠她的，该还。

“神君。”一缕花香淡淡飘入屋间，彩衣长裙，美丽的容貌间带了几分娇媚之态，白玉般的手间持着一个玉瓶缓步走进屋来，“我带瑶池仙水来了。”

“百花仙子。”风音皱了皱眉，仍旧有礼地尊称了一声，顺手接过了她手上的玉瓶。

瑶池在天帝寝宫后花园内，唯有侍奉于天帝与帝妃左右的百花仙子才可以取到瑶池仙水。

离墨的神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微微颌首：“瑶光，有劳你费心了。”

瑶光美眸一转，嘴角露出一抹促狭的笑意：“神君若真想谢我，可否告诉我要瑶池仙水干什么？因为我实在是好奇得很。”

离墨看了她一会儿，笑了笑，看向了窗外院中的一株桃花树：“闲来无事种种花木，听说瑶池仙水有助于花木成长，便想讨来一试。”

瑶光怔了一下，轻轻扯了扯他的袖袍，神色复杂：“神君还忘不了她？我……”

“我好像闻到一些酸酸的味儿，你可是吃味了？”离墨含笑睨了她一眼，似笑又没笑。

瑶光立刻涨红了脸瞪着他，一双美眸似嗔还喜：“神君又在戏弄瑶光。”

风音在一旁暗暗忖道，不愧是离墨大人，不动声色间便将话题给转开了。

待瑶光离开之后，风音忍不住道：“离墨大人，虽然百花仙子曾帮过您，但我实在无法喜欢她。”

比下面那朵烂桃花更让他讨厌。

离墨只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不喜欢便不喜欢，可还有谁强迫你喜欢她不成？”

“可是离墨大人您喜欢。”风音很不甘心地撇嘴。

离墨却微微挑眉：“我有这么说过吗？”

若不喜欢为何还会如此亲昵？

离墨轻轻拂了拂方才被瑶光扯过的袖子：“该还的恩这千余年也还得差不多了，如今为了瑶池仙水总该给她些甜头和面子。”

风音一怔，转瞬明了。

离墨大人果真不是吃素的。

4. 万恶的小屁孩

转眼便又到了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的季节。

落仙谷中灼灼桃花开得很灿烂。

容浅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自己是如何长出花骨朵儿，开出花瓣，就像一个可爱的女娃在刹那间蜕变成明艳的少女，绽放出了最美丽的芳华！

这种感觉实在是奇妙极了。

当然，她绝不会因此就爱上做桃树。

风音说，今日那位离墨大人便会下界来助她化成人形，总算是熬出头了，而她，倒也十分想见见这个害她至此的所谓的离墨大人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将她弄到这里又存的是什么心思！

“师傅，这里的桃花开得真好。”一个稚嫩的童音蓦然响起，容浅的精神也不由得为之一振，心中生起一股难言的激动。

实在是很久很久没听过人声见过人影了。

虽然天天听风音念叨，但，风音该算不得是人，又哪里比得上真正的人来得亲切。

定睛看去，容浅便瞅见一个眉清目秀的男童，不过五六岁的模样，一身素衣轻袍，白嫩的小手在身边的桃树上随意摘了一朵桃花。

小男童拈着桃花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似乎并不满意，顺手一扔，又抬起脸向四周看了看，目光定在了容浅这棵桃树上。

容浅心中立时咯噔一跳，忽然间觉得自己成了一只被野兽盯中的猎物。

眼瞅着小男童一步步朝她走来，容浅忍不住摆晃起枝条来。

别摘我，别摘我，这里的桃花这么多，何必只盯准我呢？

可惜小男童显然不明白她的意思，看着轻轻摇摆的一树桃花，灿烂得迷了眼。

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何偏偏就看中了这一树桃花，只是觉得一眼望去便甚是喜欢。

容浅十分悲催地看着那小小的身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最后，朝她伸出了手——

我躲！

容浅摆动着枝条避开那只小手，做最后的挣扎。

“咦？”小男童一手抓空，疑惑地蹙了蹙眉，却并不罢休，再次伸出手去。

我再躲！

容浅这两个月也不是白吃的，树身每个部位都可以灵活地操控，就不信对付不了一个小屁孩。

小男童几次失了手，秀眉微微皱了皱，清秀的小脸紧绷，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容浅心中得意，只盼着这小屁孩知难而退，放弃摘她的花。

谁料小男童忽然自袖中摸出一张黄纸往容浅树干上用力一贴，容浅便半分也动弹不得了，只看着那张稚嫩的小脸上扬起了一丝骄傲的笑意：

“看你这只桃花妖还怎么逃？”

容浅呆呆地看着面前气定神闲的小屁孩，半晌没能反应过来，直到一阵剧痛传来，她才终于回过神。

桃花被他扯下了一枝，痛死她了！

这个小屁孩，她算是记住他了！

5. 欺妖太甚

“凤孤，该上路了。”清朗悠扬的声音响起，一名身着素色道袍的老



者步伐稳健地走过来，灰发长须，眼神却清明如年轻人。

小男童拈着花枝，转头看向老者，指着容浅：“师傅，这里有只桃花妖被我用道符制住了。”

“桃花妖？”老者眉目微敛，锐利的目光打量着容浅，那严肃凝重的模样让容浅想起了大学的某位老教授，记得每回她迟到时，那位老教授都是这样一副表情。

容浅被盯得心里有些发虚，看这老者的打扮，像是一位得道高人，该不会以为她是妖想收了她吧？

与其等着坐以待毙，还不如靠自己来得实在。

于是，容浅好声好气地开口：“这位道长，其实我不是妖，我只是魂魄被人寄放在了这棵桃树中，我其实是人。”

老者捋了捋长须，幽幽地道：“贫道修道已百年有余，却从未听说能将人的魂魄放于树中之事，你这小妖休得诓骗贫道。”

实话！容浅指天发誓，她说的都是大实话！

没听说过不代表没有，只能说你见识少。

这话容浅到底没敢说出口，万一触怒对方立刻将她收了，那下场可当真是凄惨得可以。

“师傅，这桃花小妖笨得很，不收她，想来她日后也做不了怪。”小男童忽然又揪着她的一片花瓣开口说了一句，语气甚是轻蔑。

你个臭屁的小鬼，扯我的花上瘾了不成？！

容浅又倒抽一口凉气，却陪着笑道：“是啊是啊，我修为很浅的。”

暗地里却将牙咬得咯咯作响，这个混账小屁孩，竟然敢说她笨！明明他吃的米还没我吃的盐多！

老道长竟也点了点头，似乎很赞同小男童的话：“既然如此，贫道便放你这小妖一回，日后定不可兴风作浪，否则叫贫道知道，绝不会轻饶你。”

“一定一定。”受到大赦，容浅自是诚挚地应和着，巴不得这两个瘟神速速离开。

老道长满意地一拈长须，看向身旁的小男童：“凤孤，你跟着为师时日不多，却已有如此道行，果真是天资聪颖，甚好甚好。”

“师傅过奖了。”小男童很谦逊。

容浅冷眼看着，心中不满地一哼，实在是有些不甘心，想来她那二十二年都白活了，竟被这样的小屁孩制住了。

“凤孤，时候不早了，该上路了。”老道长轻拂袖袍，先行一步。